

騎驢式

肩挑式

今有又併同所立

甲南行十步而邪东北

獨坐式

肩挑式

兩人對坐式

甲行率七，
乙行率五，
丙行率三，
丁行各几何

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也斯

同行式

攜式

推車式

攜童式

逸傘式

兩人存立式

獨坐觀書式

折花式

垂竿式

擔柴式

跌加式



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

也 斯 著

青 文 書 屋

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

編著者：也 斯

出版者：青文書屋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214 號二樓 B 室

版 次：一九九六年一月初版

© 1996 青文書屋

ISBN: 962-7258-51-2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總 序

《文化視野叢書》

青文過去出版過文化與社會方面的書籍，由一九九六年開始推出的《文化視野》叢書，尤其希望能集中在反思文化、開拓視野方面做點工作。

我們這叢書包括兩個部份：創作和文化評論。我們立足香港，放眼世界。在創作方面，我們支持本地的創作，出版不拘一格的好書，歡迎過去還未能有機會出版的優秀作者和作品。我們也出版遊記和評論，但希望能有文化的視野、比較的角度，而不純粹是娛樂性的記遊、文字與技巧的賞析。

香港文化的豐富性和多元性，有賴更多人創作與開拓。過去的發展，遇過不少阻滯；傳媒不負責任與暴戾的言詞之間，尤需更多人辨析思潮、提出新見。這是一套文化藝術的叢書，但我們不限於文藝的創作與欣賞，更鼓勵把文化連起社會、政治、哲學、歷史、心理、性別等各個範圍的思考。

希望得到更多不同的朋友的支持，一起擴展我們的視野、豐富我們的文化。

青文編輯部

也斯：《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

也斯，六零年代以來，一直在香港從事文學創作、評論、翻譯及教學的工作，創作有《梁秉鈞卷》、《剪紙》、《島和大陸》、《游離的詩》等十餘種，翻譯數種，編著的評論集有《書與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文化》、《六〇年代剪貼冊》等。

作者從一九七五年中大校外課程教授《香港文學》課程，到一九九三年開始在港大比較文學系教授《後殖民論述與香港文化》，其間撰寫了無數闡釋與反省香港文化的文章，其中有些是學術論文，有些是報章的專題，有些是為同行所作的序跋，有些是即事的感應，有些是資料整理，有些是由作品論評引發的文化評論。在其中或可見到作者對香港各種文化的關懷，以及對種種粗暴抹煞文化的憂慮。此書選其中與香港文學有關部分輯成（有關其他藝術與文化現象的討論另輯成一書），從中可見作者如何整理歷史、推介新作，嘗試尋找更合理更包容的理論架構以討論香港作品，一方面又在劣勢中不斷希望設法開創更寬敞的文化空間。

文化視野叢書

1. 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
(文化評論)

也斯

2. 另起爐灶 (散文及評論)

游靜

3. 我們如此很好 (遊記)

黃碧雲

4. 狂城亂馬 (小說)

心猿

叢書總序 青文編輯部

目錄：

一、詩

從緬懷的聲音裏逐漸響現了現代的聲音

——試談馬朗早期詩作 3

臺灣與香港現代詩的關係

——從個人的體驗說起 21

五月、詩會、鄉土故居與後現代的迷思 34

抗衡與抒情

——後期周報幾位香港詩人的聲音 38

序洛楓詩集《錯失》 46

無家的詩與攝影 54

二、散文

公眾空間中的個人論說

——談香港專欄的局限與可能 63

遊記的視野與性情 80

從甕中長大

——序《甕中樹》 83

小說家的散文

——序《看牛集》 87

序《詩經與現代愛情》 89

序《鏡子裏的風景》 92

序《流動的城市流動的窗》 94

三、小說

香港小說與西方現代文學的關係	99
自我與他人	
——評一九八七年度中文文學獎小說組得獎作品	116
熟悉與陌生	
——讀王璞小說印象	122
旅程與文學	125
留學、放逐、旅遊、移民	
——一個主題的幾種變奏	130
從八十年代香港小說與電影看傳統與現代、 中國與西方等論題	134
現代小說家劉以鬯先生	138
小說的魅力	
——《亞洲周刊》小說徵文評語	142
《布拉格的明信片》後記	144
在香港寫小說	147
在旅途上	152
《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後記	154

四、文化空間

解讀一個神話？	
——試談《中國學生周報》	161
《四季》、《文林》及其他	169
《大拇指》與《大拇指小說選》	179
看大會堂三十周年紀念文學書展想到的問題	182
從文學到文化身分	186

怎樣在原有的基礎上推動香港文學	191
談中學中文課程裏的現代文學	194
從語文水平到文化偏見	198
從《越界》看香港文化雜誌與雜誌文化	200
願大家來關心香港文學	205
有關悲觀與樂觀·希望與現實文學與文化等 等的對話	208
教育、出版、研究、推廣 ——在香港推動文學遇到的困難	211
後記	218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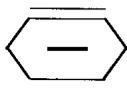
、

詩



從緬懷的聲音裏 逐漸響現了現代的聲音

——試談馬朗早期詩作



我是六〇年代初期“發現”馬朗(馬博良)的詩作的，“發現”這個字眼也許用得奇怪，但當時沒有人整理香港的文學，中學讀的課本裏也找不到任何與現實時空有關連的文學作品，所以前代的香港作者反而變成陌生的名字了。我最初從臺灣出版的《六十年代詩選》裏看到馬朗的詩作和介紹，後來買到舊的《文藝新潮》和翻閱別的舊雜誌，看到馬朗的創作和翻譯，才逐漸認識這位前輩作者五〇年代所做的事。當時我印象裏最深刻的，是馬朗這一代的作者，如何寫香港的經驗。比如馬朗也寫北角：

最後一列的電車落寞地駛過後
 遠遠交叉路口的小紅燈熄了
 但是一絮一絮濡濕了的凝固的霓虹
 沾染了眼和眼之間矇矓的視覺

於是陷入一種紫水晶裏的沉醉
 彷彿滿街飄盪着薄荷酒的溪流

而春野上一群小銀駒似地
散開了，零落急遽的舞孃們的纖足
登登聲踏破了那邊捲舌的夜歌

.....

北角對我來說不完全是這樣的，但我高興看到有人寫我長大的地方，使我開始想到怎樣看自己在這地方的體驗。我小學三年級從黃竹坑鄉下搬到北角，在這兒上學，在這兒的街道閑蕩遊戲，它也就成為我最熟悉的一區。家裏搬了六七次，都是在北角，搬遠一點，去到筲箕灣或灣仔，最後又回到附近。每次搬運公司的人綁起大櫃，把雜物放進竹籬，我們在梯間跑上跑下，追隨着遷往新的地點。大家庭的成員不斷變化，一切都亂紛紛，長輩們當是暫時的過渡，但在不斷的搬遷中，生活繼續下來，新的嬰兒誕生，學步走到這永恆的北角的馬路上了。電車叮叮駛過，你走在路上可以嗅到臭豆腐的香味、上海館子下午煎窩貼的味道、煙草舖的味道，你張望照相舖的彩色結婚照片，或者電影院的劇照。小學在北角道上，電車駛進去，轉進春秋街熱鬧的街市，在擠迫的檔攤間駛過，停在糖水道總站，大牌檔和公廁旁邊。對面是斜上去的名園西街，那裏遭過水災和山泥傾瀉，旁邊的窄巷是名園東街，有賣熱帶魚和紅蟲的攤子，沿石級上去是賽西湖，小學一位同學去那兒游泳溺死，第一次帶給我死亡的感覺。這之前幾天我們還在麗池對面山邊的空地踢小型足球，球場對面是殯儀館，有鮮花零落在路旁……那時世界是狹小的，世界就是北角；生和死、求知和遊戲，都是在這裏。

中學以後開始到圖書館借書看，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其他人是怎樣生活的，大概也想由書本知道我自己小小的世界欠了甚麼，知道怎樣才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舊俄小說和英美小說，都可以帶我去得很遠。也看新的書刊，例如《中國學生周報》，喜歡電影版、藝叢和讀書研究，因為它們帶給我一個新的、可以補充每日的北角現實的世界，提供了不同的了

解這現實的方法，但當時總是不喜歡它的文藝版，覺得太狹窄太傷感了。因為不滿足，就找其他文藝刊物來看，逐漸就看出新出版的《好望角》（崑南的小說、戴天的詩、李英豪的評論……）和《華僑文藝》（楚戈的詩畫、商禽和管管的作品……）等來。在英皇道北大菜館附近，美都餐室前面，有一個較大的報攤，人家沒有的發行較偏的文藝雜誌它都有，我常常走過那兒，看新的刊物出版了沒有，一期一期的等着它們出版，直至久久沒有消息，於是就知道又一份文藝刊物停辦了。

大概是六三年吧，有一天晚上，我在這附近閒逛，在擺着大光燈的棋檯旁邊，見有人擺賣舊書。在一堆堆《西點》、《藍皮書》和星相測字的舊書之間，發現了一疊名叫《文藝新潮》的舊雜誌，每本只賣兩角，我連忙買下了。在這以前，我一直沒看過這份五〇年代出版的文學刊物，現在有機會讀到，對它的眼光和魄力十分佩服。它不但率先譯介了外國現代主義文藝作品，例如存在主義小說和歐美的現代詩，難得是還譯介了不少現在仍少中譯的亞非拉的好作品；它的創作也十分紮實，如劉以鬯、李維陵、齊桓、盧因等的小說，馬朗、貝娜苔（楊際光）、林以亮、葉維廉、崑南、無邪、木石、杜紅等的詩作，還有不少新人作品。這份難得的刊物，後來我還在九龍廟街的舊書店買到幾套，分贈朋友，不過這些年來，因借出而遺失，已經不齊全了。我後來陸續還買到或看到香港早期其他文藝刊物，如《海光文藝》、《人人文學》等，在它們之後，這麼多年下來，不同的刊物仍然一直斷續地此起彼伏地出版，這一類刊物，以及報刊上的文藝園地（如《時報·淺水灣》、快報的副刊等），給了我學校教育所無的另一方面的教育，我對它們是非常感激的。我後來七五年主持中大校外課程部的“三十年來香港文學”課程和稍後參加港大的“三十年來香港文學”的講座，再把《文藝新潮》和其他刊物上一些好作品影印傳閱，目的不在懷舊，而是想回頭尋根覓源，覺得過去的好作品，目前仍有值得借鏡的地方。我初讀《文藝新潮》的興奮，是知道即使在香港，仍有人可以辦出這麼開濶的文藝雜誌，即使以香港現實為背景，仍有人寫出新銳的作品來。詩如崑南的〈賣夢的人〉、

〈悲愴交響樂〉、葉維廉的〈我們只期待月落的時分〉；小說如馬朗的〈太陽下的街〉、李維陵(衛林)的〈標題〉，都是由香港當時特殊的時空激發出來，在題材或表現方法上有所突破的作品，教當時在摸索中的我看了，知道不一定要是艾略特(T. S. Eliot)的城市或佛洛斯特(R. Frost)的果園、不一定是徐志摩的康橋或朱自清的秦淮河才是文學，我們生活其中的小小的北角也可以是文學作品的題材。



現在看來，馬朗和《文藝新潮》的意義當不只此。重提這些作品，並不是只為了鼓吹香港一地的地方性文學；正好相反，正是在香港通過上一輩的作者如劉以鬯和馬朗等，我們進一步接觸到五四新文學的傳統，接觸到外國現代文藝的衝擊，這兩方面的影響豐富了他們的創作，又再啟發了我們。回顧他們這一代如何延續發展五四的傳統，吸收外國現代文藝加以轉化，對我們是有意義的。

馬朗生長於華僑家庭，抗戰末期回到中國大陸，十多歲開始就發表詩和小說，主編文藝報刊。他向來仰慕新詩的前輩詩人，戴望舒、陳夢家、何其芳、卞之琳、艾青等都曾給他很大的影響。新月社的詩人邵洵美和現代派的路易士(紀弦)後來更成為他的忘年交。這種影響留在他的詩裏，使他成為三、四〇年代詩風的一個延續。即使在他五一年來港以後，詩風逐漸改變，我們仍往往聽到那抒情的迴響，彷彿是對過去的文風的懷念。

抒情詩是中國文學的主要傳統，五四詩人如戴望舒，早期作品裏都有濃厚舊詩詞的影響，借過去的詞藻吟詠難以排遣的愁苦，然後逐漸化為注重口語音節、輕清婉轉的抒情詩，例如〈雨巷〉和〈我底記憶〉。馬朗很欣賞戴望舒的〈雨巷〉，即使在去美後寫的〈六月廿一日日落區〉的結尾，仍有一個窈窕的影子，撐一把傘，一枝丁香地，默默走到長堤上。馬朗早期的抒情

詩，有不少與戴望舒、陳夢家、何其芳、辛笛諸人同調的句子，又再因為不同的現實，不同的表達需要，而逐漸作出變奏。比如他五六年寫的一首〈逝〉開始兩行：

經過夜而黎明不來了
沉入夢裏而不再醒了

我們試拿這來與戴望舒〈小病〉中同樣用表示動作事物過去的助語詞“了”結尾的兩行相比：

病人吃的菜蔬的葉子也許被蟲蛀了，
雨後的韭菜也許已有甜味的嫩芽了。

戴望舒的優點是意象的清新自然，這兩行處在全詩中段，是病中對家鄉小園的神往，病人對生命的懷念，所以對意象細意凝神，這兩行詩與全詩首尾的連接是意象的連接。它的語氣是一種舒緩的語氣，病中閑靜的想念。馬朗兩行的語氣是急促的，那種倏息消逝的感覺，正好應合〈逝〉的主題。兩句中間的“而”好像是一下挫停又是相連，這一頓一連的節奏，正是全詩的節奏。全詩分五段，每段兩行，第一與第三段隔段同以“了”結尾，互相呼應，第四五段則各像是一跨行長句：

也許有點風
但是聽不見吹過誰家的屋脊上了

彷彿還有一些哭聲
可是就這樣仇恨中止愛也停息了

每兩行內的一動一靜，一緩一急，互相對觀，在句法上也呼應了一頓一連的節奏。四、五兩段好像是第一、三段的延長，又有了變化，避免單調，作為更周全的收結。就全詩來看，前面引的首兩行，與全詩的連接是節奏的連接。馬朗把語氣用到全詩的結構上去。

戴望舒的詩比較齊整，多半每節行數相等，馬朗已經不同了。戴望舒的〈林下的小語〉每節五行，馬朗的〈林下小語〉就參差了。這些變化和參差，是為了逐漸更有效地地表達現代人的錯綜感受。在戴望舒之後，如卞之琳的〈距離的組織〉和〈尺八〉等，便是用比較跳躍的手法，連接了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做成一念萬年的效果。馬朗在〈戰爭末期即感〉和〈相見日〉等詩，基本上亦是繼承這類技巧，把不同的時空，壓縮在一起，包含了更大的張力，豐富了觀物的角度。

三、四〇年代有不少新詩，成功地素描了中國的土地和人民，艾青較好的作品，例如〈大堰河——我的保母〉、〈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北方〉、〈曠野〉等，都是如此。曾經以〈雪落在中國的原野上〉作為一篇小說的題目，彷彿向艾青致意的馬朗，在〈國殤祭〉和〈焚琴的浪子〉這些詩裏，個人抒情喟嘆的調子裏混和着艾青式的直接和鏗鏘。又如〈五〇年車過湖南〉，寫景方面承接艾青“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着中國呀……”那種悲天憫人的心懷：

無聲的正午
 襤褸的帆船停滯在河裏
 飄着山花香的風
 吹過層層列列 青青的水田

在斑剝 空闌的茅舍裏
 門昨天燒了
 沒有褲子的佃農木然看列車經過

橫江白鷺
 悄然飛過亂崗

烽煙後的春寒
 隨微雨漸漸散開……